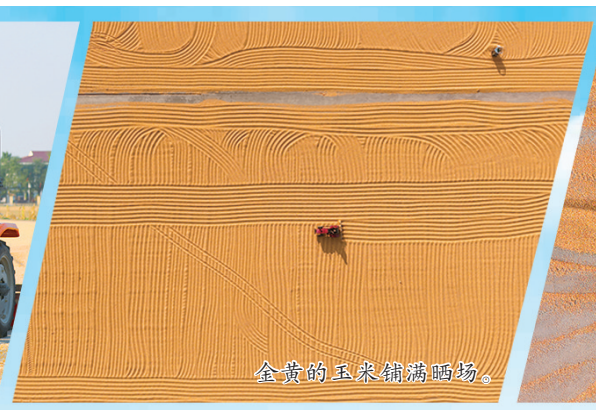
金黄晒场岁月流金

——黄泛区农场一分场晒场掠影

□记者 徐启峰 刘俊涛 文/图


工作人员摊晒玉米。


金黄的玉米铺满晒场。


装载机在晒场归拢玉米。

10月，正值玉米收获的季节，黄泛区农场一分场的晒场上，铺满了一眼望不到头的金黄。刚收下来的玉米堆得像小山，现代化的铲车轰隆隆地开过去，在金黄的玉米“海”中推出一道道好看的“波纹”……

82岁的朱爱茹老人坐在这片金黄中间。1962年，她来到黄泛区农场，这一扎根，就是六十多年。

看着眼前的晒场，老人讲起当年开荒的日子。那时这里是望不到边的盐碱地，风一吹，黄土飞扬，眼睛都睁不开。种一亩玉米，累死累活也就收个六七百斤。可农垦人硬是靠着一双手，通过一年年的治碱改土，把昔日的荒滩洼地变成了今天中原大地上稳稳当当的“粮仓”。如今她儿子承包的农田全部实现了机械化，亩产比她那个年代提高了两三倍。

她的小外孙在松软的玉米堆上跑来跑去，笑得合不拢嘴。他还好奇地爬上拖拉机驾驶座。祖辈、父辈拓荒种粮的艰辛，他不会经历；这片晒场，是他童年的游乐场。

从手拉肩扛垦荒拓土，到全程机械化收割、仓储；从满目荒芜的盐碱滩，到沃野千里的丰产良田……岁月流金，大地生香，黄泛区农场的沧桑巨变，就藏在这层层叠叠的金色粮纹里。


朱爱茹与小外孙。

装载机倾倒玉米。


农机在晒场上穿梭。

朱爱茹坐在马扎上，看着远处的粮食堆场。